



麻石村远景。

文章是案头山水,山水即大地文章。为了写作《家园深处》和《湖南古村古镇》,我们曾经穿行于“案头山水”和“大地文章”之间,几乎三湘四水走遍,探访了上百个古村古镇。万花过眼之后,当我们来到湘东北边陲、醴陵市李畋镇(原富里镇)麻石村的古街上,仍为这个古村的独特风貌和悠悠古韵所震惊。

株洲风物

吴头连楚尾,两省共一街

富里镇麻石村印象

彭志坚 李渔村



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楚桥,一边是江西,一边是湖南。

“生死兄弟”的情谊

西老表讲上栗话,南边街湖南乡亲操醴陵腔。大龙王庙属江西古代建筑,对面大戏台,却是湖南的保护文物。有时放露天电影,银幕挂在湖南,观众端坐江西。

我们进村时,江西大娘正追赶一只鸡婆,拍手哈哈大笑:芦花鸡婆与湖南叫鸡谈爱,偷偷到相好的窝里生蛋……

我感觉得到,这条街地域行政属两省,街坊邻里却关系融洽,湘江文化和赣江文化水乳交融。龙王大殿里,有木匠正在施工,七八个老人也有精壮汉子在抽烟扯淡,都是江西人。我递了几根白沙烟,笑问:两个省的人住在一起,搞得好好关系呢?

一个白发老人,身体却武高武大,眼睛精光。边聊之地,山民常

清末起义爆发地

庙,不是一般的古迹,它在中国现代史上,占有光辉一页。此地曾惊雷乍起,令国人振聋发聩。这里是萍浏醴丙午起义的策源地。大起义的指挥部,就设在这龙王庙里。”

交谈之间,得知他叫张兆金,世代打铁为业。祖辈中有人参加过清末大起义,专为起义军打造大刀梭标……他将一本题为《丙午起义爆发地》的打印材料送给我。

清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4年),黄兴等人准备借慈禧生日之机发动起义,指挥党人刘揆一潜入醴陵,联络湘鄂赣四省党会领袖、醴陵瓦子街人马福益,筹划武装起义,事泄,马福益逃往萍乡被捕,押往长沙被杀害。

马福益是浏口人,青少年时代在家乡行侠仗义,极讲公道,深得百姓爱戴,成为长江中下游歌老会首领,拥有十万之众。振臂一呼,应者云集。马福益牺牲得极壮烈,由一个青年女子收尸,葬于长沙市郊。解放后还有人见过他的坟地,竖有“义士马福益之墓”石碑。

马福益殉难后,会众推举浏阳人

属于民族的李畋祖师

这一地区对李畋的崇祀,从行业崇拜而形成俗神崇拜。不为别的,就因为李畋是花炮祖师,发明爆竹并向民间推广,给千秋万代带来无尽财富。现在麻石村有70%的村民从事鞭炮花炮生产。

李畋发明爆竹,唐代野史笔记《异闻录》等书有记载。将竹点燃,竹节爆裂,这是最初的“爆竹”,用于祛邪除障。后来在竹节内装上火药,响声和威力就更大了。经千多年改进和发展,纸包火药,鞭炮和花炮五彩缤纷的花色和亮光,照亮了人类世界。



龙王殿,萍浏醴起义旧址。

习巫家拳,多有草莽英雄,大泽龙蛇。他竟操起长沙话回答:“你先生这就不晓得啦。历朝历代,我们都互爱互助,亲如家人。萍浏醴大起义的那阵子,我们金水村、麻石村的人,无论是猎人、农民,都是哥老会的兄弟,被清靴子杀了几千人,鲜血流在一起。大革命闹红军的时候,江西抓共产党,被抓的人跨街往湖南人家里一坐,讲起湖南话。白军追来了,湖南人一阵起哄:这里都是湖南人,哪里有江西的共产党?湖南的地下党也是如法炮制,江西人照样掩护,救了好多人。至于平时,都能和睦相处,从不扯皮的啦,生死兄弟嘛。”

我为这“生死兄弟”的情谊和洋溢古村的淳厚古风,深深感动。

龚春台继任首领,继续筹划起义,指挥机关就设在麻石龙王庙内。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(公元1906年12月4日),在同盟会帮助下,龚春台率会众2万余人,在麻石村起义,议定组织萍浏醴各县义军直捣长沙。

义军高举“大汉”白旗,头缠白布,手持大刀梭标,鸟松松树炮,向上栗醴浏清军进攻,杀得尸横遍野。历时月余,血战30多次。星火燎原,势如破竹,全国震动。清廷急令湘鄂赣苏四省军队5万多人会剿,起义被残酷镇压。

我们在龙王庙前徘徊。眼前仿佛展现人潮如涌,刀枪林立,热血士们拼死搏斗的画面。

小小麻石村,是首先敲响清朝丧钟的地方,龙王庙在中华山河鼎革中的历史地位,怎么评价也不为过。应当在此地建立“丙午起义”纪念馆。可眼前的龙王庙,相当暗旧破败,没有人收拾整理,门口挂的“萍浏醴丙午革命起义旧址”木牌,也差不多被各色广告标语所掩盖,它的历史光辉似乎被人遗忘。

至于李畋为唐太宗治病,以爆竹祛邪等事情,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。

萍浏醴好几个地方都说李畋是本地人,引经据典,言之凿凿。2006年3月,在麻石村发现了古代雕制的李畋木像,用一根竹棍在做炮竹的形象。李畋是麻石村人,似乎已无悬念。其实,神话人物李畋发明了爆竹,福泽万民。正如鲁班先生、神农大帝、蔡伦、黄道婆这些人一样,是属于整个民族的。



李畋故居内供奉的李畋塑像。



株洲书协组织书法家给市民写春联

送书法,办讲座,传爱心,株洲书协首次获得中国书协表彰——

公益书法,浸润书香株洲

胡春林 余意明

4月3日召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工作会议上传出喜讯,株洲市书法家协会荣获“同心同书·祖国新春好”2019年书法家“送万福进万家”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。这是株洲书协首次获得中国书协表彰。

近几年来,我市书法家积极走基层,服务群众,将书法艺术送到千家万户,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。公益书法,浓浓地浸润了书香株洲。

一副春联一份情

年除夕夜,家家贴春联,这是中华大地的传统习俗。近两年来,我市书协组织460多名书协会员深入全市城乡开展了150多场现场书写春联活动,共送出春联、“福”字64700副。

义务写春联,已成了株洲书协的一个响亮品牌。

每年元旦过后,市书法家都要来到市总工会,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数百名劳动模范、一线工人及困难职工。今年1月25日,市总工会送春联现场,在环卫一线工作了8年的刘女士特意要了副“家和人兴百福至,儿孙绕膝千祥来”的春联。儿媳快要生孩子了,她希望自己专程求来的这副春联能为全家新年带来好福气。在这次活动中,一副副代表喜庆、祝福、平安的春联刚刚“出炉”就被“一抢而空”。

今年1月22日,市荷塘区金塘村活动现场,书法志愿者一副副以歌颂十九大精神、中国梦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、春节传统文化等为题材的春联跃然纸上。“没想到这么寒冷的天,这些志愿者还亲自为我们写春联送祝福,真是太感谢他们了……”黎婆婆开心地看着手中墨香四溢的春联,乐呵呵地表达着她感动喜悦的心情。

一幅作品一份心

除了写春联,株洲书协还将公益书法活动做到了常态化。

70岁的张志成是一个退休老师,搬了新房后,总觉得书房的墙上缺点什么。2018年1月13日,株洲书法家聂鑫森、楚石、彭卉轩等6位市书法家走进浏口区上景一领秀时代社区,现场书写赠送社区居民书法作品20余幅。张志成老人早早来到活动现场,请楚石为自己写“上善若水”。张先生拿到后马上送去装裱,挂到家里。

2018年12月12日,株洲市职工书法家协会7名市书法家走进中车株洲电机公司,开展“访劳模·送文化”活动。30多幅写着“见贤思齐”“鉴古观今”“宁静致远”等名言警句的作品送到了先进劳模手中,表达了书法家对先进模范人物的敬佩之情。

今年元旦过后,常在株洲市河西湘江风光带上散步的市民惊喜地发现,18幅书画作品制作成精美的灯箱悬挂在旧书摊的长廊上,形成了风光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,这又是市书协组织会员无偿创作的佳作。

近几年来,市书协组织书法家还为广大市民题写家风家训、赠送书法作品,共同弘扬着优秀传统文化艺术。

一次讲座一片爱

公益授课,不断提升书法爱好者的艺术水平,近三年来,市书协组织各种讲座20多次。

谭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,平时工作繁忙,没有时间拜师学习,只在业余时间练字,有很多学习上的困惑。

2018年7月市书协举办了《书法课堂》公益讲座,这对谭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市书协彭卉轩老师精心备课,充分运用电教手段,生动地主讲了《行草书临摹学习》三期,既保证了课堂现场效果,又通过网络向社会直播,三期网上观众总人数达到了68000人次,观众赞赏留言116条,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课堂现场,谭云每次听完课以后,就送上自己的作业请彭老师指点,彭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解,谭云说这几次学习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
书法艺术,在株洲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,习书弄墨在城乡很多家庭蔚然成风,默默地培育着书香株洲。



老物件

剥椒筒

倪锐

超市里的剥辣椒又红又脆,还不腐烂,却只用在菜肴中当配料,我们小时候的剥辣椒,是可以直接当主菜的:糯米饭放点油盐炒到半熟,脸盆一盖,闷至飘香即可出锅。香喷喷的糯米饭,配上剥辣椒,一顿吃得打饱嗝。早上刚出锅的白米饭、米汤放点油盐和豆豉煮开,米汤泡饭配上剥辣椒,可以一口气嗦上三大碗……

这样的伙食,家里剥辣椒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。所以,每年,妈妈都会剥好多的辣椒。经过了许多年的手切之后,家里终于来了一件剥辣椒的专用工具——剥椒筒。

剥椒筒很简单,就是一个空空的大竹筒,两端一面空一面实,中间中空。选这个竹筒肯定有讲究,一要上好的楠竹,二要竹节距离长,三要光滑,四要耐用。总之,必须是竹中之王才可以担此剥椒筒的大任。我家的剥椒筒上端还钻了两个孔,里面用铁丝穿起来,可以挂在墙上。

单是一个竹筒是完不成剥辣椒的,还得配一把剥椒铲。剥椒铲用铁棒铸成,家有半径一厘米左右、长一米左右的铁棒,就可以拿去铁匠铺,请铁匠把铁棒一端烧红打扁,形如小刀铲,另一端弯成一个圈,再把刀铲磨锋利,一把剥椒铲就做好了。

使用剥椒筒剥辣椒时,只要将洗干净晾干水分的新鲜红辣椒放进剥椒筒,拿起剥椒铲,对着里面不断地上下挥舞手中的剥椒铲,将小铲子斩向筒内的辣椒。隔一阵轻轻地抖一下里面的辣椒,再剥,这样就使得筒边的辣椒也可以均匀地剥碎。

原本以为,剥辣椒是一件很好玩的事。每次看到妈妈在那里剥辣椒好像敲鼓一样“咚咚咚”的响,于是,我也缠着妈妈要剥辣椒,妈妈拗不过,把手中的剥椒铲递给我。可别小瞧这剥椒铲,看似小小的一把铲,拿起来的分量可轻可重。我握着铲子,刚对着剥椒筒刮了几下,一股刺鼻的辣味就直冲鼻尖,冲得我喷嚏连连,眼泪双流。妈妈在一旁急着想:“要你别把脸往上凑!”我把头扭向一边,拿着剥椒铲的手根本使不上劲,那冲人的辣味还是一个劲地往鼻子里钻,妈妈又说了:“看事易,做事难啊!”

剥椒筒不仅可以剥辣椒,而且可以剥干辣椒。把辣椒在外暴晒至全干,就可以放进剥椒筒用剥椒铲剥碎了,这干辣椒和新鲜辣椒不一样,新鲜辣椒剥起来“咚咚”作响,干辣椒剥起来却是“沙沙”的响声。

湖南人无辣不欢,我家这剥椒筒和铲子工作多年,也没打算让它下岗,餐桌上还得仰仗它奉献的辣椒美食呢!以前,远近就我家一个剥椒筒,乡亲们毫不客气地轮流享用,剥椒筒东家进西家出,俏得很呢!现在大都买现成的剥辣椒和辣椒粉,都不用剥椒筒了,但我家还是保持着自己剥辣椒的传统。

征稿启事:

一件旧物,一段旧时光。光阴如水般流走,曾有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;渐行渐远的老物件,老一辈人曾经的“老伙计”,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,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,就是社会的缩影、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。

这里是《株洲日报·文化周刊》全新打造的新栏目“老物件”,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,也有这样的老物件、老故事,请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,并发送至邮箱yzhy83@163.com,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铸刻永恒。